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說卷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春秋通說卷三

宋 黃仲炎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穀梁子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信斯言也則夫人前乎如齊與聞殺夫之事後乎祼之會祝邱之享顯示宣淫之迹而書姜氏者獨無貶乎曰春秋書其事即見

其罪焉爾不必去氏姓以為貶也孫奔也奔而謂之孫内辭也臣子之於國惡不忍斥言之故婉其文焉奔而曰孫猶弒而曰薨之類皆内辭也然雖婉其文而未嘗没其實故言孫以見奔不地以見弒垂戒之義明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大夫爾左氏因見周有劉單遂以單伯為周大夫非也以左氏攷之列國大夫同姓氏者多矣如周

有申伯鄭亦有申申侯楚亦有申申舟魯亦有申繻如衛有孔達宋亦有孔父鄭亦有孔叔陳亦有孔寧摭此之類可以知魯之單非周之單矣單伯逆王姬何以書王嫁女於齊而使魯主之也魯君見殺于齊君父之讎臣子不共戴天者也而為之主婚禮於衰絰之中無恩義之大者也然則王命辭乎曰君子不奪人親而亦不可奪親也王命使之奪人親也魯不辭而從命奪親也本朝夏竦以父死河朔母喪未除遂辭

使北之命其抗表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蓋義得辭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子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以接弁冕也其說似是而非也蓋春秋之義以為築之之為宜不若辭之之為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啖助謂王不稱天者寵篡逆以黷三綱不能法天立道故去天以貶之信斯言也則孔子修春秋不但行法於諸侯大夫而褫奪其爵氏又將加討於天王而褫奪其稱號也不亦甚僭矣哉況桓之立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使家父來聘此非寵篡逆以黷三綱不能法天立道乎而皆稱天王也何獨於追錫桓公命而去天以示貶哉若以去天示貶則每歲正月所書之王不稱天者豈皆

貶哉此可以見其妄矣蓋春秋稱王稱天王稱天子者其義一爾若夫書其事即見其罪不以去天為貶也朱氏亦謂若稱天王其罪自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徙其國邑人民曰遷蓋取之也紀蕞爾國而齊師一旦取其三邑則其國不可存矣齊襄禽獸之行何止宣淫也哉弱之肉強之食是亦禽獸而已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猶咸丘祝丘中丘皆魯邑也邑而伐之是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大夫始竊兵權終為國禍盖於暈慶父見之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氏曰書姦也姜氏齊侯之醜行著矣然魯莊獨無

罪乎人子雖無制母之理而婦人猶有從子之義誠莊公痛其父之死視齊為不共戴天之讎絶不與交則姜氏亦豈得無所感動而抑制其非哉主婚一事變仇讎為愛密易痛感為懽慶其後與之同討伐共田狩相與狎昵使姜氏安於故非而益甚焉者莊公之罪也序猗嗟之詩者謂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為二國患殆未知姜氏北轅而莊公為之闢燕路也何止不能防閑也哉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之喪七年而後葬臣子之罪可見矣

秋紀季以酅入於齊

紀季度其國危請命於兄挈己邑而入於齊計出亡聊非竊邑叛君者比故不書奔叛然紀季不能輔佐其兄守死宗國而臨難苟免先為自全之計以邑事

儺使紀卒亡由紀季之先去也

冬公次于滑

穀梁子曰次止也欲救紀而不能也夫欲救紀者莊公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然而不能者牽於母氏之邪欲而憚齊之强也蓋雖有是心而剛不足以行之也故孔子語仁必有勇剛毅近仁者於此可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凡書諸侯失國出奔者名之鄭伯突衛侯鄭之類是也紀侯見迫於齊度不能保其國於是聽其弟季以酅事齊而脫然去之非齊毀其宗廟不可曰滅非見逐於臣不可曰奔去而不知其所往故不可書所之之國而曰去其國焉其曰大者紀侯之名猶漢人褚大欒大爾春秋從失國之例而名紀侯豈謂之大去哉公穀二傳不以為名而以為大去者滅也不

遺一人之辭也無義甚矣或曰紀侯迫於齊知國之不可保不待身辱民殘親見國家之覆而去之若紀侯者聖人所甚閔而賢之者也何以書曰不然昔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偪子皮曰子善相之國無小盖言小國無不可為者使其能修德而明政任賢而使能内撫其民而人民懷之外睦其鄰而四鄰慕之雖有强暴莫能加已故綸邑一旅迄克祀夏甲楯五千終能霸越夫豈以國小為患哉若使其

有德於民而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雖去之而民懷戀當如邠人從太王於岐山之下歸者如市今紀侯咸無是焉迫於齊難不能自持徒恥於託諸侯且降齊也遂飄然長逝不知所往爾晉劉裕攻南燕或說南燕主超降超嘆曰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觀紀侯之情亦若是而已矣然而絕先君之傳失社稷之守非可謂之善也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以為不能自强其國者之戒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急於去國雖其妻在殯而不暇葬焉可哀也已然伯姬吾女也吾不葬而仇人葬之吾非豺狼也哉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黎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諸侯伐衛為納朔也王人救衛不與朔也而朔卒入衛是諸侯敢於逆王命也諸侯敢於逆王命者貪衛寶之得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自仁義不立利賂公行於是天下始有叛君父黨姦賊而不顧者焉其成宋亂立華督者為宋賂也其逆王命納衛朔者為衛寶也然則徇利之習可不懼哉宋賂者魯直取之宋故曰取郜大鼎于宋衛寶者齊取之衛而分之魯故曰齊人來歸衛寶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謂恒見之星不見也星或晝見或夜不見皆反常也夜中星隕如雨言衆也漢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隋大定五年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亦雨之狀也西漢志謂天象者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飭身正行思其咎

譴則禍除而福至此即春秋書星變之義也

秋大水無麥苗

苗黍稷之苗也穀梁子曰麥苗同時也麥苗同時皆為大水所害故無麥苗秋無麥苗者周之秋夏之夏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說春秋者一曰魯將伐郕而次師以待援也一曰陳

蔡將伐魯而次師以待冦也以經考之前年伐衛納
朔之事魯方與陳蔡同役而未有釁也安得陳蔡伐
魯哉其不為待冦明矣然魯之俟陳蔡是必與陳蔡
有期也與陳蔡有期而陳蔡不至何也曰魯郕同姓
之國也郕無罪而魯伐之是不道之兵也期陳蔡以
援不道之兵此陳蔡所以不至也雖然伐衛納朔亦
不道爾陳蔡何以從耶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其所
以失是心者或迫於勢力而不能自持爾至於勢力

之所不迫則其理義之心未嘗不存也當是時齊之力足以雄諸侯而魯不逮也伐衛之事主謀者齊故陳蔡為齊役也伐郲之事主謀者魯故陳蔡不為魯役也陳蔡之為齊役者蓋迫於勢力而失其理義之心者也孟子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也陳蔡之不為魯役者蓋勢力有所不迫而理義之心未嘗不存者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

甲午治兵

臧僖伯謂三年治兵入而振旅國之大事所宜講也甲午治兵何以書曰以其將伐郕也夫兵以禦寇非為寇也兵以衛民非疲民也伐無罪之國是為寇而已矣動無名之師是疲民而已矣為寇疲民而以治兵故聖人惡之而書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其曰師及齊師者言其侯陳蔡不至而後挾齊之力以壓郕也其不曰齊師降郕而曰郕降于齊師者見

郕之自爲決擇也盖魯主圍郕之謀則郕之所怨在魯挾强齊之力而郕之所畏在齊此郕所以不降魯而降齊也

秋師還

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又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正使動必以義聖人猶且難之而況伐無罪之國哉正月暴師至夏圍郕逮秋始還無故罷民三時不仁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左氏載仲慶父請伐齊師公

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而杜預遂以克己復禮稱之過矣夫自度其力之不敵於齊而不敢爭爾豈其情於愧訟也哉試使情於愧訟所謂困而後悔亦非不遠復之道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襄之為君也政令無常狎近羣小禽獸之行宣淫於國使賢人如鮑叔者知其將亂而去之此所以及

於禍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及齊大夫盟為齊謀立君也為齊謀立君義也何以書惡其為仇讎之國立君也或曰敵怨敵惠不在後嗣古之道也魯讎齊襄也齊襄旣死而易世猶敵怨乎曰怨有淺深敵怨不在後人者怨之淺者爾若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雖易世不可忘也此義明則

足以存天理厚人倫矣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先儒或以子糾為兄如穀梁序子糾於小白之上是也或以小白為長如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也二者皆不可攷所可攷者小白徒手而入國人與之比子糾挾外兵以求納不無逆順之異然君死在殯而二子爭國律以伯夷子臧之節皆罪而已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小白子糾以爭國相讎無兩存之勢小白立則殺子糾勢也所以一人心防後患也齊人取子糾殺之何以書曰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況推刃同氣而得國者其可為乎小白既立而子糾逃之親親之義可以無追矣取而殺之生竄之墟君子謂小白於是不仁矣後世人君惟漢惠帝之

於如意為不可及焉

冬浚洙

孟子曰固國者不以山谿之險冬浚洙非固國之道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無義戰其甚焉者詐戰是也公敗齊師于長勺乘其鼓竭也公敗宋師于鄑未陳而薄之也晉人敗秦師于殽要擊之於險也晉荀吳敗狄于大鹵誘之

而困諸阨也皆詐戰也餘可以類推矣故詐而勝之曰敗某師

二月公侵宋

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侵即書所謂侵于之疆是也昔之論侵伐者衆矣左氏以為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子以為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子以為包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趙子纂例破三傳之說而自為說曰稱罪致討

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合是數說而攷之蓋左氏嘗聞聲罪之說而誤以爲鍾鼓之聲也不知聲罪者猶稱其罪爾如齊伐楚則聲楚人不貢包茅之罪如晉伐秦必聲秦人背盟之罪豈得爲鍾鼓之聲哉春秋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摠數國若無鍾鼓何以行師乎此左氏之說非也夫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當長驅敵國之際不有以節制之亦何所不至哉其爲包人民驅牛馬斬木壞室者皆用兵

必至之禍固無分於侵與伐也此穀梁之說非也春秋書侵伐雖有異辭而均之為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焉爾若謂侵為無名則伐豈有名乎當時諸侯伐而稱罪如齊桓以包茅責楚猶為可言其他不過强加之罪爾非必稱當其罪而真為有名也至若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曹當時必謂其有附楚之罪而侵之不應無名也此趙子之說非也惟公羊以為觕曰侵精曰伐其說近之然亦未明也夫奉辭稱罪

而討敵者敵必請服不請服則必出師以禦之是以經書伐者多至於戰如齊伐衛衛及齊戰宋伐齊齊及宋戰之類是也不奉辭稱罪而但侵擾其疆埸故敵國不暇請服而亦不及禦之是以經書侵者未嘗至於戰如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蓋疆埸之事知之後時追之已去矣故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徙其國邑人民曰遷葢取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之書荆有二義焉一辨其等以垂教也一明其禍以垂戒也荆者楚也左氏載桓六年楚武王侵隨求得志於漢東之國葢是時荆已僭號稱王雄據江漢矣今其進兵上國敗蔡師而俘獻舞春秋書之曰荆而已不以爵氏人名稱之也不以爵氏人名稱之者

所以著其僭竊之罪也不惟於楚然也其於書吳也亦然此謂辨其等以垂教也夫辨其等者雖春秋之法而實古法也書稱西旅肅慎詩述玁狁荆蠻亦未嘗以爵氏人名稱之也雖然春秋之始書荆也不以爵氏人名稱之使不齒於中國及其久也卒以爵氏人名稱之使無異於中國何哉蓋履霜堅氷漸不可長方其稱兵比近之邦為禍猶微固可以古法待之也及其寖横則交政於中國爭長於齊盟役諸侯以奉已其實既盛強有

不可掩者春秋不容不以爵氏人名稱之矣不惟楚也其書吳亦然其他苟不至於甚勝故始終簡言之此謂明其禍以垂戒也嗚呼自此教不明而後其無等殆有甚者焉故有幸其和親而妻以女者有喜其來朝而坐之于諸侯王之上者有借其兵力而以子行事之者有歲輸金繒而以稱臣奉之者自此戒不明而後其為禍更有烈者焉先無預防之謀甲兵朽斧鉞鈍養寇玩敵以貽喪亡如西晉之永嘉其患有

甚於東周之吳楚者矣然則春秋之學其可以不講

哉

冬十月齊師滅譚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

又不至冬齊人滅譚是以私忿滅人之國也昔者湯

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為匹夫匹婦復讎也豈為己

私忿哉欲知王霸之分無他公與私之間爾

譚子奔莒

國滅而奔可哀也已何以書咎不能死社稷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外國之災何以書公羊子曰及我也穀梁子曰王者之後也二者皆以為聖人之私意也信斯言也則春秋書齊大災宋衛陳鄭災者豈亦以為王者之後及我之害也哉蓋外災必書者均其憂也均其憂則均其愛矣春秋之教分殊而理一者也其不盡書者魯

不弔則史不書爾宋大水公使弔焉因魯史書此故述之也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再歸于齊何以書葢亦魯主之爾主繼國之婚姻無親親之義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季以酅入于齊是為齊之臣矣紀侯大去其國是其國已亡矣叔姬者紀侯之側室也國滅君亡義有

死爾否則歸于宗國之魯爾顧乃徘徊亡國之墟至於七載再嫁為紀季之婦可謂失婦之節矣先儒皆謂紀叔姬非嫁也葢從紀季于酅以奉祀事爾春秋賢之而書也何其惑之甚哉禮婦人謂嫁曰歸如春秋書紀伯姬歸于紀王姬歸于齊皆嫁焉爾豈得以彼為嫁而此為非嫁耶試使非嫁則叔姬之於紀季葢嫂氏之列也以嫂依叔亦豈遠嫌之道哉以叔姬為賢則凡不能守義之婦皆賢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觀左氏南宮萬奔陳以其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葢多力善走其飛廉惡來之徒歟宋捷不知用賢以輔政而所親近者乃多力善走之凶人連年暴師隂沴大作萬既因于魯而復請之狎而怒之是猶縱猛虎於其側而撩其鬚以為戲也宜不免虎口哉仇牧捷之傅也凶人在君側而莫之知不智也知之而不諫不忠也

不忠不智卒於禍其身以及其君亦一孔父焉爾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會于北杏齊始求霸也霸伯也左氏云五伯之霸也字音亦通漢書註伯讀曰霸古者王命作伯分統諸侯故齊桓竊是名以為侯主葢以伯自命而非王命也雖然自天下有霸而諸侯之散離者合矣中國有霸而蠻荆之侵陵者懼矣民其少康乎而春秋何以

書曰非王者之道治世之事也禮樂征伐雖不散出於諸侯而卒出於諸侯也開功利之門廢正大之理使後世智力用事指王道為迂闊國無善治民不見德者自齊桓始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也齊於魯又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然齊桓能忍於魯而會盟之不能忍於遂而殄滅之何歟盖遂小

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為助凡其恩威異用大率聽於力放於利而已矣非能壹以禮義為節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北杏之會從者四國其君皆不親至也鄄之會從者

亦四國而魯之君猶不親至也蓋至于鄄之再會而
宋陳衛鄭之君皆親至焉故左氏曰復會焉齊始霸
也夫王者之得天下也蓋久而後得之也周自后稷
公劉太王王季世修其德以至文王其道益光而後
有二分天下之勢然猶退而事殷至武王廹於羣后
之歸乃始翦商之亂以王天下此豈一歲月之功哉
今齊桓之於諸侯皆列國爾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一
旦起而號令之使前日匹敵之人而為今日之聽命

如北杏之初會鄄之再會不數年而事業成其名雖霸而所以奔走天下者猶王者之勢也課其速效似若可喜然非由積德累仁以聽天下之自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也苟可以得志於天下者無不為之雖損德害人而不暇恤焉作內政以强兵設輕重以富國滅小弱以廣地結强大以植援威聲震疊之下是以諸侯懼而從之如此其易也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王不求速懼損德也霸不暇德

為求速也由此觀之凡後世之取天下治人民理財用功成於旦暮者皆霸者之餘術王者之罪人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主伐郳而齊助之故先宋於齊也方宋背北杏之會而齊桓則悉師以伐宋不少須假之是待人不以恕也及其旣服則屈意以從之助其為虐焉是悅人不以義也所以然者由喜怒之失中也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同盟于幽齊霸始盛也公羊傳經曰公會而正經無公字盖闕文爾說春秋者一曰不言公微者也不知魯自盟柯已從齊矣單伯會伐宋矣又會于鄄矣至此大盟會不應魯以微者往也一曰以諸侯私相推

戴齊侯故去公以示貶也不知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以去公為貶也若以去公為貶則從幽之盟者八國何獨貶公哉一曰不言公明罪不在魯也不知魯自盟柯以後已不免於從齊矣烏得無罪乎若夫盟而加同者録載書之辭爾葵丘盟曰凡我同盟之人盖同盟之辭在當時有之非孔子新筆也即是以知凡載書曰同盟于某故孔子修之亦曰同盟無此字則不書也說春秋者多謂諸侯同欲則書同

盟謬矣同盟于清丘而衛將叛盟同盟于斷道而魯不肯盟同盟于平丘而齊不受盟豈同欲也哉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齊師滅遂而戍之遂人疾之饗齊戍而殺之故書曰齊人殲于遂殲盡也言殺之盡也夫古之王者遣戍以守衛而采微極慰勞之情徂征以求定而簞食見

欣迎之意其重民命得人心也如此今齊桓以廣地之故覆滅小國勞師戍守至於五年之久以起𩀌疾而致殲殘比諸王者之事何如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鄭卿也見執于齊而竊逃之是為臣而不能效死也鄭伯使詹為卿至於喪節是為君而不能知人也

冬多麋

麋不言有而言多者麋山澤常有之物故不以有為異而以多為異也杜預云麋多害稼故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侵伐我而言追戎者無寇而生事也

秋有蜮

杜預云蜮短狐含沙射人影為災也或謂短狐之蜮蓋出炎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蓋文誤爾蜮當作蟚

是不然經書有者不常有也蜮非魯地所有故以有為異也爾雅蟲食葉曰蟘若使是蟘當從書螟之例不曰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子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廷議論多祖其說而不知其非也春秋之

亂正由臣下擅主威大夫竊國命故春秋書大夫遂

事以為戒於萬世公子結其尤者也陳人之婦則賤

者之婦也安得魯侯使卿媵之此乃結之私行爾人

臣非君命出疆又矯命以盟諸侯不臣莫大焉春秋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使結真能安

國家而矯命已為可罪况秋與齊宋盟而冬受齊宋

之伐則所謂安國家者奚在漢陳湯甘延壽矯制發

兵共誅郅支單于傳首京師而匡衡非之以為延壽

湯擅興師矯制命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來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蠻夷為國招難劉向則曰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湯侯盖向所稱者一時之功也衡所執者萬世之法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而廢萬世之法衡則得之矣

夫人姜氏如莒

杜預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人伐戎何以書曰古者聖王之於武備也不弛威以養寇亦不生事而妄征故蠻夷猾夏則有刑玁狁孔熾則有伐苟非有罪則不以煩中國之兵也今荆楚陸梁入蔡伐鄭而齊莫之討也戎當此時未有猾夏之罪而必伐之是於楚有弛威養寇之患而於戎

有生事妄征之過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也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者此不可不明也書稱眚災肆赦孔子亦曰赦小過則是赦者聖人所不廢也特用於疑誤與夫小過焉爾非肆大眚也今魯莊肆大眚則是重辟與非疑誤者皆赦

之如周樂運所謂施非常之恵以肆姦宄之惡是也失刑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若夫罪疑過小而執必不赦之典此申韓之術非聖人忠厚之意也為政者當知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則深殘姑息之弊可以兩戒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書文姜明夫人不當謚也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夫人有謚不復依禮爾此說得之而曹

耽以為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者豈春秋之義哉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卑者事也而君親之非禮也况喪娶乎行吉禮於衰經之中無人子之心矣後世人主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内無父子外無君臣者皆魯莊之類

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不稱使而言聘者非王命而執聘禮也其外交於魯者猶祭伯之來也朝廷之上以世族用人如祭伯祭公祭叔之類背公營私外交侯國而欲其起王室之衰撥天下之亂難矣

夏公如齊觀社

公越境觀社淫于觀也夫居喪而納幣越境而觀社
魯侯之縱情悖禮固已甚矣然齊霸方炎不能以一
語止之而安受其非禮何哉盖霸者之道不以治已
修身為本故齊桓内行不修而管仲以為不害霸故
其視魯侯縱情悖禮之為則亦安之而不為異也使
其能兢兢業業當無以逸欲為有邦之教卑服不皇
必以庶邦惟正之供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齊荊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秋丹桓宫楹

娶讎人女飾先君之廟以榮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禮也何以書穀梁子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之歸也朝于廟曰至未朝于廟曰入何以書讎國之女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子以為大夫宗婦者大夫妻也孫氏亦云同宗大夫之婦是不然春秋非卿大夫不書其書宗婦即為同宗大夫之婦非賤者之婦明矣不必加大夫也蓋大夫宗婦者大夫及宗婦也其不言及者如公會

諸侯晉大夫之類亦列數之也夫梱以內夫人治之
而大夫不得見也今使大夫與宗婦同贄而覿夫人
可謂亂男女之別失內外之辨矣南史載晉宋婚禮
初婚三日舅姑衆賓皆列覿蓋援此也夫用三日之
制可也不知所謂衆賓者豈亦大夫與宗婦同之耶

大水

冬戎侵曹

戎雖侵暴亦有人心為中國者以理馭之則治以力

勝之則亂何者治生於其心之有所畏服亂起於其心之有所不能平也戎自盟唐之後無迹於中國者幾四十年矣今乃復見於侵曹之役何哉葢當其無迹於中國之時而中國乃生事而妄征之如前年齊人伐戎是也伐之不以道則何以厭服其心此戎所以敢於肆侮加兵於齊之與國而不顧也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鄭莊公卒既葬突歸而忽出曹莊公卒既葬羈出而

赤歸觀忽突之事則知羈赤之事矣葢忽突者鄭莊之子羈赤者曹莊之子也君死嗣子在内即位而奉喪事如鄭忽曹羈者皆宜為君者也突赤出奔於外必嘗得罪於君父不宜為君也然卒廢其所宜而立其所不宜者葢由有挾姦懐利之臣制其命焉爾忽突之廢置由祭仲為之也仲之事迹見於經傳詳矣雖曹之柄政者名氏無聞然亦祭仲之徒爾向使鄭莊曹莊者能為身後之慮選擇忠良俾輔於後嗣則

安有他日奪正與邪之禍哉此可為萬世永鑒矣

郭公

郭公者郭亡也猶梁亡之類也得罪於民而民逃之則國為墟矣此非有滅取之者故春秋以自亡為文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女叔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意也蓋是時原仲相陳季友相魯因二人有舊而相聘焉爾大

夫交政於中國其見於此乎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者衆陽之宗王者之象也故王者救日則奏鼓諸侯不與也今為諸侯而伐鼓用牲僭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禮惟祭天用大牲救日則奏鼓此大水而伐鼓用牲

非也國有大水之災不知修德以弭乖戾行政以救墊溺而區區以牲鼓厭禳之是淫巫瞽史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春秋書殺大夫或稱國或稱人何也公穀傳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孫氏沿其說遂謂殺大夫不以罪則

稱國殺有罪則稱人葢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而為例也信斯言也則稱國以殺皆不以罪也然而元咺以訟君見殺處父以專權見殺胥童以道君為亂見殺皆稱國焉豈不以罪哉稱人以殺皆有罪也而宋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則是以臣犯君而殺其君之大夫不可為公孫固公孫鄭之罪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司馬公子卬則是以婦人干國政而殺公朝之大夫不得為司馬之

罪也而皆稱人以殺何哉若斯之例所謂質諸此而彼礙證於前而後違者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為義而非字字有義也其稱國者猶曰杞不足徵宋不足徵不必以稱國為有辨也其稱人者猶曰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不必以稱人為有別也葢其所書之大義在於殺大夫而已矣其稱國猶君之國其稱人猶君之人書其事即見其君之罪焉爾夫大夫與國同體君之股肱也是以有道之世刑不上大夫及其無道

也常多殺大夫何者有道之世位以稱德茍命士以上必以俊彥為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犯罪而可殺有道之世明德謹罰雖一介之民猶不以無罪戮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妄殺有道之世政自上出雖諸侯不得以專殺也況非諸侯乎故無至於亂殺及其無道也任非其人故有可殺之罪刑不當罪故有妄殺之事上無政刑故有亂殺之禍此春秋所以書之為萬世戒也使後之人君戒其可殺則當任忠賢戒

其妄殺則當謹刑辟戒其亂殺則當壹政枋如是則無殺矣曹殺其大夫不書名衆也其諸亂殺之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於此年會其父于洮於僖五年朝其子于魯以婦人而行會朝之禮干諸侯之政其唐武韋后安樂公主之徒歟杞伯受制於其婦而莫之過魯莊聽命於其女而莫之違其唐高中之主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書內大夫出聘者非禮者也然未有書其所為者此書葬原仲何也舉其尤者爾公子友託聘而私行以共原仲之葬內以欺其君外以成列國大夫之僣非罪之尤者乎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越境而自逆女見莒慶之專國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再盟衛侯不至蓋奪於喪制之故或可情恕也而齊遽伐之是齊之兵不度義而動也衛之不可以敵齊明矣不忍一朝之忿而與齊人戰卒貽喪師之禍是衛之兵不量力而鬭也二者皆罪也左氏以為

齊侯奉王命討子頽之亂非也衛朔子頽之事十年矣齊霸已久矣不應至今方討之也且衛朔已死何乃討其子乎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救義事也何以書盖齊桓之於楚有弛威養寇之患焉夫不能攘定而以救鄭者為名而已矣

冬築郿

春秋凡書宮室園囿之役曰築如築王姬之館築臺
築囿是也郿邑也非宮室園囿而築之何也穀梁子
曰虞之也古者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
非正也猶北魏甄琛所謂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
其利是也古者有道澤梁無禁天地之藏所以資養
萬人也今障護而專其利使民不得共之豈為民父
母之意哉悲夫後之為國者盡籠山澤之所出歸諸
公上榷禁嚴密民以抵冐刑戮者歲不知其幾也吏

詑其能勇於用法無惻然不忍之心焉使其嘗攷諸春秋知虞利為非正則宜媿於此矣或問周禮虞衡有官為之厲禁非歟曰然文王治岐之政周公成王宜世守之安得遽反之耶

大無麥禾

麥與苗同時也故並言之曰無麥苗宜也麥與禾不同時也而亦並言之曰大無麥禾何也因無禾而追書無麥也董仲舒云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

則書重生民之具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古之王者以三十年之通致九年之蓄雖有凶荒水旱而民無菜色今魯一年不熟告糴他國則其素無蓄積之政可知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或謂皇祐中范公仲淹領浙西時歲饑召諸佛寺僧謂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工役於是諸寺工作

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由此著令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范公之規也今觀魯莊當大無麥禾之歲國内艱食而新延廐城諸防不廢土木之功者得不與范公之事類乎曰不然魯莊公素非務德愛民之主也觀其飾宮桷以為侈虞山澤以為利一歲而築臺者三彼直以土木困民爾豈知以此濟民哉穀梁子曰冬築郿

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又新廐者勞人以奉馬也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有者不常有也山海經載蜚如牛白首一目虵尾水行則竭草行則枯見者有兵役盖乖氣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齊人降鄣者脅鄣使降也見齊之無道也公穀以鄣為紀邑豈有紀滅之後而一邑之民尚能二十餘年獨抗齊哉啖子非之當矣鄣小國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春秋内女之為外夫人者卒葬必書其為大夫妻則否紀季以酅事齊為齊邑之大夫叔姬歸于酅以嫁紀季不得為外夫人矣而書其卒葬何也盖魯以夫

人之禮葬之也伯姬之卒也齊葬之故曰齊侯葬紀伯姬今叔姬卒于齊不曰齊葬者以是知魯葬之也當叔姬之存也而宗國之魯莫能恤也使其羈旅流落失身於紀季蓋至死而後葬之豈得為親愛之義也哉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

自古人君荒怠不恤國事為宫室臺榭于淫于逸于游于觀者未有不底於喪亂者也魯莊公一歲之間而築臺者三則其恣情縱欲廢國勞民之迹可見矣故其身死骨未寒而慶父亂作般閔繼弑強齊謀取其國而猶存者幸爾其與瑶臺滅夏瓊宫喪殷虒祁成而諸侯叛阿房作而七廟墟者同一轍也為人君者可無戒哉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先王之禦外侮也除其害而已矣非矜其功也今山戎未有可伐之罪而遠征之以其所得之捷誇示於魯則齊侯之器小矣且獻捷者下奉上之禮也齊侯於魯而用下奉上之禮者矜心亂之矣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故經以魯自城為文左氏釋云城小穀為管仲非也蓋左氏因見昭十一年申無宇云齊桓公

城穀而寘管仲焉遂誤以城小穀爲城穀不知穀自是齊地小穀自是魯地也當以經文為定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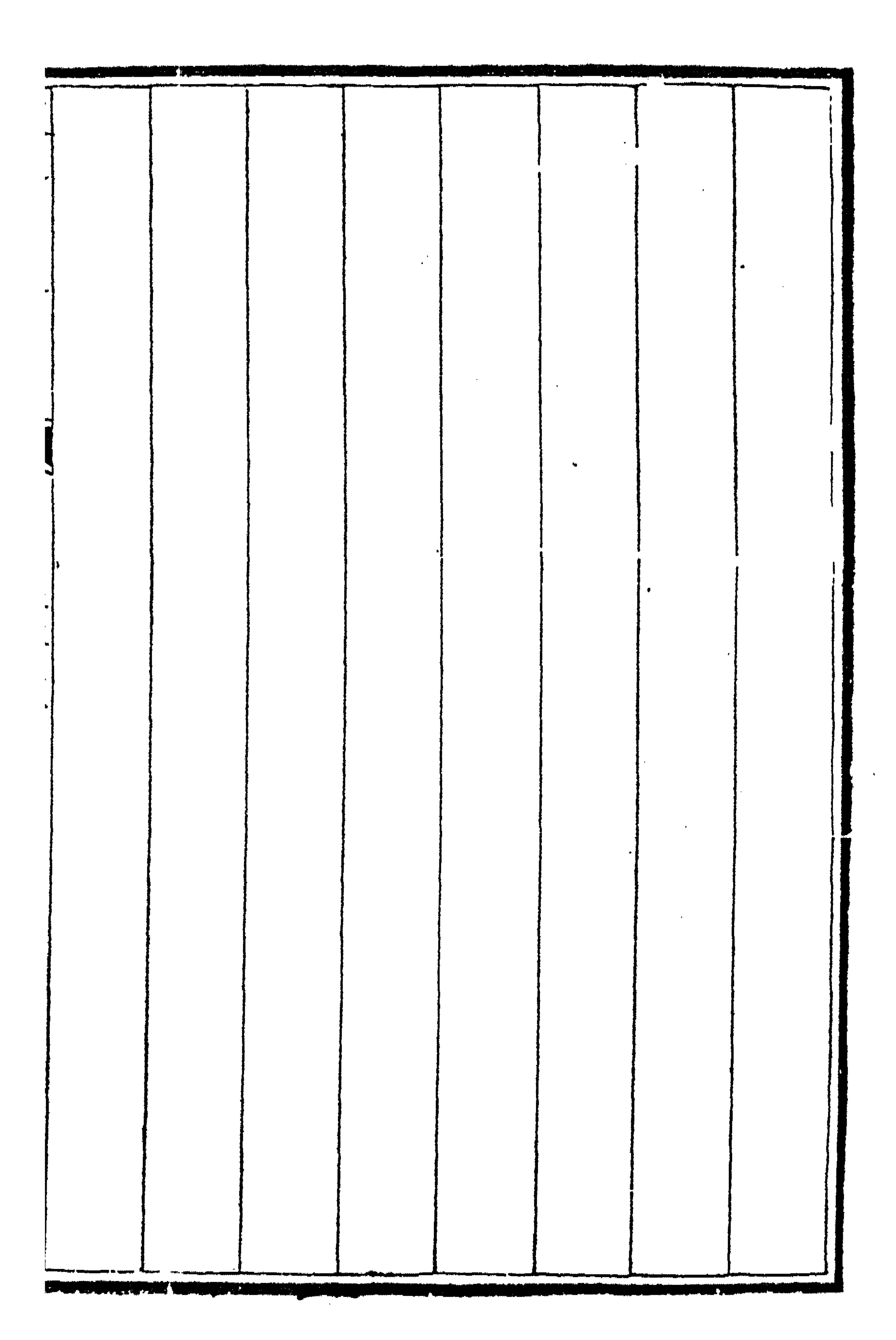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案左氏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是子般既為君矣其不稱公不書葬者未踰年之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既賊子般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也其不言奔以聘禮而往也昔宋萬弑君其黨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今慶父有弑逆之罪如齊而齊受之若桓公管仲者亦異於石祁子矣豈非幸魯之亂而有欲取之意遂不暇問其首亂之臣哉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狄伐邢



春秋通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說卷四至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春秋通說卷四　　　　宋　黃仲炎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季子來歸

季友初傅子般而子般見弑再相閔公而閔公又弑其於託孤靖難之功何有哉案左氏成季之將生也

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既而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蓋季子援僖之志已定於此時矣般閔之弑固季友之意也為人臣而竊交於宮闈受援立之託以求得志於他時是國之巨姦也其後文公敬嬴亦私事公子遂而屬宣公遂為之殺惡及視非傚於季友之為乎故由季友挾擁僖之功而後人盜魯權者累世殆天之喪魯爾春秋不書季友之出而書其歸蓋與其出而

惡其歸也說春秋者因以春秋書字為褒辭遂曰季子賢者也以大姦慝為大善良豈不誤天下後世哉故曰春秋之紀事為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來不言使且非有聘盟之事何也蓋覘魯也因魯難而竊來覘之將以取之也夫覘鄰國之難而圖取之齊侯於是乎不仁矣受命而覘國仲孫於是乎不能正其君矣或曰齊侯不仁固也然仲孫覘魯

而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謂非正其君可乎曰善格君者當正救其非心而已楚莊為陳夏氏亂伐陳因縣陳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也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乃復封陳蓋當時陳以淫昏致討縣而滅之初無難者而申叔時之諫特曰不可貪而已令仲孫受命覘魯見其猶未可動而後止之若使魯亂如陳則必

贊其君取之矣包藏禍心睥睨鄰國尼於其所不可動則必不恕其所可動者矣比諸申叔時之諫不亦遠哉齊魯先世盟在王府俾其後嗣無相害也莊公不以齊為讎而事齊惟謹令其即世骨猶未寒試使可取亦何忍哉而仲孫不知及此謂之不能正其君可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禮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序昭穆謂之禘禘之為言諦也言審諦昭穆之序也襄十五年晉穆公卒其十六年晉人荅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故曰吉禘今閔公斬焉在衰絰之中而輒舉吉禘之祀廢三年之通喪非禮也其不于太廟而于莊公之宮又非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案左氏共仲使卜齮弒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夫季友以閔元年歸魯則是既相閔公矣其明年閔公弒豈有賢者相其君而恬視其君之遇害哉蓋季友志在立僖視閔為路人幸其弒焉爾為閔之臣而有貳心於僖不忠莫大焉觀春秋書公薨於季子來歸之後則季子之情狀可察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為內諱故不言弒其不地則弒自見矣其不書葬國內亂不得以成禮葬之

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慶父同為弑逆之迹可見矣

冬齊高子來盟

魯自慶父作亂賊殺子般使齊以霸國之力治之一反手之易爾遲遲三年間致魯君再弑國再亂及姜氏慶父不為國人所容出奔邾莒而後高子來盟以定魯僖之位仁者救人豈如是之不迫哉桓公存三

亡國而義士猶曰薄德者蓋於此見之矣其不言使

杜預云齊侯使來平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

使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春秋諸侯士芥用其民而不恤者往往而是然未有

自棄其師如鄭人之甚者也案左氏鄭伯惡高克使

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夫惡

一大夫不能去之至付以兵事使久于外而逃之固非刑政矣且民何罪焉暴師邊鄙聽其久困而自潰非棄之乎故書曰鄭棄其師不言師潰者潰因於棄之非師自潰也

春秋通說卷四

春秋通說卷五

宋 黄仲炎 撰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救本善也春秋之書救則皆不善者也所謂不善者不誠於救或救而無功也或救不在諸侯而在大夫不親與國而勤遠畧也邢有狄患三年矣齊嘗一救

之不足以退狄師也至此再救之以三國之師沛然有餘力矣而猶待於聶北之次邢不勝困以遷其國然後城之曷若城之於未遷之時哉此謂不誠於救者也不誠於救而不得不救者孟子所謂假仁者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案左氏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君子以齊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者從人者也為內諱故不言殺曰薨于夷則殺自見矣

楚人伐鄭

楚何以先稱荆而後稱楚曰從其實也詩稱蠢爾蠻荆是楚以荆稱舊矣至春秋之初猶以荆通于中國故春秋從而荆之令始改為楚故春秋亦從而楚之

顧說者謂自州而國之乃春秋漸進之法謬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會于檉者謀救鄭而不能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

于酈獲莒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者經文闕姜字也公穀以去姜為貶信斯言也則夫人孫于齊書姜氏者無貶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非衛邑也何以知其非衛邑也以春秋書法而知之也春秋凡書城外邑必有所繫如城緣陵不言杞必曰諸侯城緣陵以見緣陵之為外邑而非魯自

城也如城虎牢必繫於諸大夫會戚之下曰遂城虎牢以見虎牢之為外邑而亦非魯自城也若書城內邑則無所繫矣如城中丘城祝丘之類是也楚丘之城既無所繫豈得為外邑哉況隱公七年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繫楚丘於來聘之下益知為魯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者魯大夫也以其國邑為氏故曰卜楚丘也衛詩稱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而未嘗曰

楚丘也惟序詩者稱衞楚丘此乃漢儒沿襲三傳之
訛說爾然則城楚丘何以書曰僖公承國家喪亂之
餘即位期年未皇他務遽以城築之役罷敝人民所
謂諸侯卑而守四竟未能撫民而用其力者茲為可
戒也或曰若是則齊桓封衞之事於經奚見哉曰齊
之恤魯也三年而後定於恤邢也四年而後城遲回
延緩無救焚拯溺之意故聖人惡而書之若夫衞為
狄所滅其遺民渡河奉戴公以廬于曹齊桓不踰時

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以戍曹歸其器用故衞賴以復存齊桓此役似忠於人者惟忠於人故不書也故曰春秋之紀事為戒而已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公貪璧馬之賂道晉師以伐虢宫之竒諌不聽故虢亡而虞從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踰三年晉人執虞公以為貪而拒諌者之戒明矣下陽虢公邑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穀梁子載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是知春秋書貫之盟所以著江黄致禍之由而齊桓實誤之也唐正觀時康國求内附太宗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

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故寧失目前之佟觀以免後日之尤悔若太宗者可謂有管仲之慮矣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

六月雨

書六月雨者見不雨之所終也言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也北史神龜元年自正月不雨六月辛卯澍雨乃降即春秋書六月雨之辭也聖人何喜焉而穀梁

子曰喜雨也於是說春秋者多從之可謂過矣夫久晴而雨乘除常數小人獻佞指為天休君臣之間動色相賀有驕矜而無戒懼者此亂朝之事豈聖人之意哉善乎富公弼告神宗曰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為喜更以累年災異為憂此可以言春秋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有附楚之罪而齊侯帥七國之師以侵之非過也何以書曰齊侯之侵蔡不惟疾其附楚而已案左氏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怒而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故明年因伐楚之師而侵蔡是謂逞人欲而非奉天討也八國之兵及其竟而民潰可見威聲震駭之甚矣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桓帥諸侯以伐楚次師于陘奉辭而不廹庶幾王者之征終於不交兵而講和好春秋諸侯之攻伐未有若此者也何以書曰以管夷吾之智而於治楚一大事不得其要領而止蓋蹈乎薄德之譏也觀左氏載管夷吾奉辭于楚以二事責之曰昭王不復也包茅不貢也是責其所不足責而略其所當責也昭王之事不當問楚矣所可責者包茅爾然未為切也自

平王以來諸侯放恣周之禾麥且見取于鄭魯不貢
賻至勤使命之求王賦不共滔滔皆是何止一楚哉
自古帝王之征不庭不服責以禮也葢必以其侵陵
殭邑患苦人民為問罪之首事如宣王六月之詩玁
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是也若其擒
力度時未能進討則出於和親之下策亦必約其休
師息旅無至敢盟如漢文帝遺匈奴書隳壞前惡以
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姓下及魚鼈

上及飛鳥跂行喙息之類莫不就安避危是也今楚
怙恃其強陵虐小國漢陽諸姬彼實盡之駸駸入于
中夏敗蔡師虜蔡侯加兵於鄭者未有已也齊桓責
楚當以此先焉令顧無一語及之既而屈完來盟亦
止曰同好而已何夷吾之慮若是其疏哉蓋齊方以
諸侯主諸侯非如王者之於天下君臣分定所願拱
已垂裳以臨之也其意常樂天下之多事而以號召
排擯為功焉猶貨醫者幸人之有疾貪將者喜國之

有寇故其不以侵陵問楚者留其疾而遺之寇也是以既盟之後明年楚滅弦又明年楚圍許又明年楚滅黄兵車徜徉比召陵以前不少挫而齊為楚故以勤諸侯者自若焉夫使諸侯不能一日不虞楚之患即不能一日不藉齊之功此管仲之術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有誤軍之罪而齊執之討不忠也何以書

曰濤塗為齊謀則詐為其國謀則忠也左氏載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循海而歸可也蓋知齊師所過必大為其國之擾故濤塗不欲其出乎已之國也齊不自反顧乃執其臣而兵其國仁者果如是乎大抵兵事一動不惟有戰闘死傷之憂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所過國邑人民力困於誅求膽寒於侵掠誠有如濤塗之所謂甚病者夫以齊桓用兵號為節制而猶若此況以

悍將驅暴兵無法以馭之所過殘滅者多矣可不謹哉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自縊而死而曰晉侯殺之何也有讒不見而寘申生於死地即晉侯殺之矣夫世子國之本不可動

也自古人君以讒害之者豈特自戕其天性哉國之亂亡鮮不由此故張九齡謂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殺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遂亡天下由此觀之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也定王世子之位義也何以書曰以王世子而外交强國脅君父以定其位非子巳以諸侯而不朝於王而致世子於外而會之非臣巳此豈可為訓哉或曰不如是則惠王將易世子奈何曰使世子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使齊侯朝京師諫於王而定之則為人子為人臣之道盡矣漢史載

高帝欲易太子叔孫通諌不聽張良畫計以為上所不能致者四人請從太子游及高帝晏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故太子得不易識者非之謂決無是事不然使四皓實能制高帝使不敢廢太子是張良為其子立黨以制其父也嗚呼世子挾賔客以自固如四皓者然且不可而況外假強國之援哉此春秋所以書首止之事為後世戒也其書會世子者見世子在首止而諸侯往會之也其曰諸侯盟于首止者見世

子不與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案左氏首止之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蓋齊桓不朝于周而致王世子于外以定其位黨臣子以脅君父此惠王之所不能平也故撫鄭從楚以滅其忿焉鄭伯喜於王命而逃歸不盟此可以見人心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三傳謂虞虢為諸侯非也虞公虢公皆仕於王朝為三公者也左氏莊十五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而此稱虞公可見其為王朝之三公矣晉師滅虢而經不書滅虢而書滅下陽此滅虞而不書滅者葢下陽者虢公食采之地虢公邑而居之故滅下陽則虢亡矣虞公亦居於食采之地今晉執虞公

而地入于晉可知故不言滅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諸侯遂救許無功也案左氏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以武王克殷事命之則是許既降楚矣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
盟于甯母謀鄭也子華曷為亦與於盟因子華而謀
也今年春齊人伐鄭明年鄭伯始乞盟則子華之來
決非君父之命矣子華姦人也叛其君父求介於大
國以弱其國為霸王者若何受之雖桓吾進諫終却
其請然納子華於會盟亦列姦而已矣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王人即王官也猶僖二十九年王子虎盟翟泉亦以王人書是也時惠王不豫陳嬀子帶之謀未已故齊侯復扳會王官而盟之以定王世子之位蓋王世子廢置之命制於諸侯矣

鄭伯乞盟

鄭伯始於逃盟而終於乞盟此豈有不可奪之志哉

然齊之得鄭蓋因於屢伐之後亦非使人悦服之道矣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或問禘祫之説衆矣歴代諸儒援經立辯或以為天子祫禘祫嘗諸侯禘一祫一或以為祫祭祝取羣廟之主而明禘不然或以祫為三年一大祭或以禘為三年一大祭或以五年殷祭為禘或以為禘即是祫

或以為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三歲祫祭天子諸侯大夫用之而五歲一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非天子不得用然則何所折衷乎曰衆言殽亂折諸聖春秋有禘無祫魯語有問禘之說有禘自既灌之說未嘗及於祫也晉人告穆叔以為寡君之未禘祀則禘為三年喪畢之祭明矣春秋於文二年書大事于太廟此即除喪而禘祀爾而公羊氏曰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蓋以大祫為三年

之祭以禘為五年之祭由公羊之説也公羊之説好為誣誕不必案之舊典漢承秦人滅學之後諸儒多治公羊春秋援為根據其言禘祫之制大率祖公羊之説爾戴記之書漢儒之雜説也是以後世紛紛之論未能歸一得非不折諸聖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周制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又三年一治兵此天子諸侯之所同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又三年一大祭此亦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四時之祭

不及毁廟之主故三年大祭併毁廟之主而祭之也但三年之祭講於除喪祔入新主之時則謂之禘禘之為言諦也新主入廟舊主當遷因合祭之而審諦昭穆之序也即晉人所謂禘祀閔公之吉禘是也若講於非除喪祔主之時止於合祭而已不復審諦昭穆之序故不曰禘而曰有事曰大事即公羊之所謂大祫是也由此觀之則知三年大祭禘即是祫而諸儒之論皆可廢矣或曰僖之禘于太廟非除喪祔主

之時何以不曰大事而曰禘也文之大事于太廟正除喪祔主之時何以不曰大事而曰禘之禘于太廟雖非除喪祔主之時然致夫人之主于廟而審諦之故曰禘也文之大事于太廟雖除喪祔主之時然逆祀而躋僖公不得為審諦昭穆之序故不言禘也禘于太廟禮也禘而致夫人之主于廟則非禮矣夫人者左氏云哀姜是也惟淊不飾比弑二君不薨于寢而見殺于齊於禮不應祔廟僖公乃猶豫久

之令特舉禘祀而致其主雖曰盡人子之愛然以大罪之人宜絶之先君而配之先君之廟可乎不可也聖人惡而書之以為萬世君母之戒嚴矣哉夫人不稱謚省文也曰禘而用致豈非新死者哉其為哀姜明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明天子之禁甚盛舉也何以書曰號令之出在齊諸侯之畏在齊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其尤者爾物不能兩大霸極盛則王極微矣王世子王之貳也宰周公王之輔也自首止致王之貳葵丘致王之輔而後晉文公為温之會遂致王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故不以明天子之禁而不書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不稱國内女之未適人者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

穀梁子曰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世子申生死於讒而里克不平其事奚齊卓子死於亂而荀息不食其言二子者皆用其死力於晉國者也然里克不免乎弑君之名荀息不免乎從昏之罪

殺身而無益于國何哉人臣之義在於正諫其君之非而已茍能以死力正諫其君鮮有不能回其君之聽者不幸而不聽以至於死則臣子之義盡矣漢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張良極諫不聽叔孫通又諫時大臣多固爭於是上知羣臣心不附趙王乃止不立故漢室之不亂非忠諫之功乎今里克荀息雖各盡其死力而莫能知此也方獻公使太子之伐臯落氏也里克甞諫矣然一不見聽遂退而不復言及

驪姬譖而不能爭也申生死而不能明也蓄憤久之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里克雖有不徇其君之心而不能辨之於早也申生之死奚齊卓子之為也千載而下聞者猶冤之況當時哉荀息於此不惟不能諫又且成其君之邪志以死奉奚齊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而荀息死之是荀息雖有不愛其死之心而不能用之於義也故里克不免弒逆之名荀息不免從昏之罪春秋書之為萬世人臣之戒明矣卓子不當

立者也其曰君卓何也國不可曠時無君雖立不以
正踰年必稱君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狄嘗入衛病邢伐晉滅溫楚自召陵之後滅弦圍許
而中國不能討也北戎未有害而親將以伐之捨其
强而弱是圖失治外之義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獨桓八年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男女正位天地之大義也魯僖亂之而不自正齊桓與之為亂而不能正皆罪而已矣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不書出奔者君死於其位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說春秋者謂城邢之役不稱齊侯城衛楚丘不書諸

侯城杞緣陵不序諸侯蓋惡齊侯之專封也不知齊桓以霸自命禮樂征伐悉出其手何者非專而奚獨於封國專之耶春秋又豈容恕其他事之專而獨罪其專封哉蓋齊桓之專制自是終身之罪然其行事之非又有出於專制之外者春秋並著之以垂戒焉不特罪其專而已以城楚丘為封衞先儒之説誤矣其書於春秋者城邢城緣陵爾邢之城以緩書緣陵之城以有闕書明緩而有闕不得為愛人救物之誠

者也城緣陵不序諸侯者即會鹹之諸侯城之故不復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不繫之國者內女未嫁者也出而遇鄫子于防使鄫子來請婚已也季姬寧有孟光之賢哉僖公非德愛也左氏謂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于防而使之朝非也春秋內女適他國者必書曰歸于某季姬先未見於春秋而明年始書之豈得為已嫁鄫哉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山名鹿足也山冢崒崩且以為異况鹿乎左氏載晉人卜偃之言曰幾年將有大咎國幾亡此其驗也漢書謂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後六百四十五年有聖母興是為元皇后其誣甚矣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春秋通説卷五